



数名各级官员，数起官场风波，数次微妙的调动与升迁，
都跟争夺监狱局长一职串联交织。

监狱局长

JIANYU
JUZHANG

山风◎著

最封闭的小社会
最开放的名利场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监狱局长

JIANYU
JUZHANG 山风◎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监狱局长 / 山风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0.7

ISBN 978-7-222-06566-6

I. ①监… II. ①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19087 号

监狱局长

作 者: 山 风

责任编辑: 朱海涛

执案编辑: 其 妹

装帧设计: 小徐书装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政编码: 650034

网 址: <http://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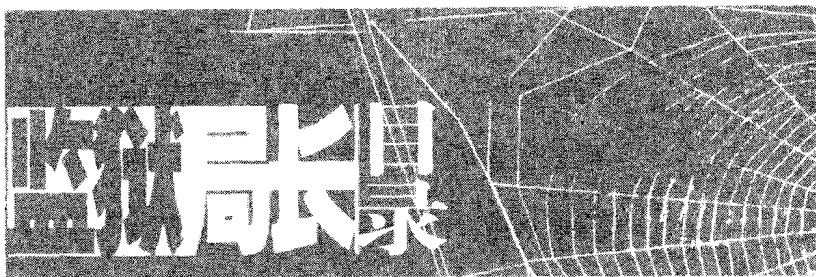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222-06566-6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佛曰：一花一世界。

——题记



第一篇 ■ 春城而色动微寒 /001

第一章 ◎ 噩梦醒来，局长下达查案令 /002

第二章 ◎ 惊雷压顶，老田亲自探虚实 /012

第三章 ◎ 大海捞针，萧书记邂逅师兄 /018

第四章 ◎ 猫抓耗子，监狱长自取其辱 /029

第五章 ◎ 权柄之下，局长也是平常人 /035

第六章 ◎ 亡羊补牢，攻守同盟为上策 /042

第七章 ◎ 铁树开花，宣教处长走规则 /049

第八章 ◎ 挥舞利剑，监狱长作茧自缚 /057

第九章 ◎ 螳螂捕蝉，艳照门平地而起 /063

第十章 ◎ 劫后余生，门徒宰你没商量 /0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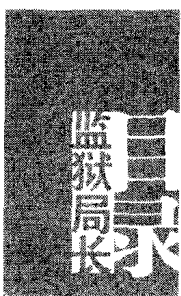
第二篇 ■ 黄梅时节家家雨 /085

第十一章 ◎ 苦尽甘来，昔日囚犯今日爷 /086

第十二章 ◎ 人微言轻，谁人可解其中味 /094

第十三章 ◎ 山重水复，柳暗花明又一村 /100

第十四章 ◎ 商业规则，猫不吃鱼也沾腥 /113



第十五章 ◎ 喜气洋洋，和谐之中有杂音 /119

第十六章 ◎ 心病未除，片刻欢愉也枉然 /125

第十七章 ◎ 立功心切，小角色一鸣惊人 /127

第十八章 ◎ 黄雀在后，煮熟的鸭子飞了 /140

第十九章 ◎ 祸不单行，驱灾避祸要见血 /142

第三篇 ■ **秋阴不散霜飞晚 /153**

第二十章 ◎ 冉氏策略，人事调整看不懂 /154

第二十一章 ◎ 笼络人心，最后一根救命草 /171

第二十二章 ◎ 山穷水尽，羔羊也能变成狼 /181

第二十三章 ◎ 不变定律，英雄难过美人关 /187

第二十四章 ◎ 草木皆兵，真亦假时假亦真 /199

第二十五章 ◎ 青春骚动，情思几人说得清 /206

第二十六章 ◎ 我行我素，希望寄托联姻上 /222

第四篇 ■ **江山不夜月千里 /233**

第二十七章 ◎ 为达目的，照样给局长下套 /234

第二十八章 ◎ 水中捞月，冉公子濒临破产 /250

第二十九章 ◎ 因果循环，今年春节不太平 /267

第三十章 ◎ 浩劫之后，化作春泥更护花 /291

第一篇 春城而色动微寒



第一章 ◎ 噩梦醒来，局长下达查案令

1

冉寒春正要拿起电话向厅长汇报，明亮的顶灯突然熄灭，宽敞的办公室立刻陷入无际的黑暗中。一个黑塔般的人影游移进来，手持乌亮的手枪，枪口直指冉寒春的脑门。冉寒春方寸大乱，颤抖地问：“你……你是谁？你……想干什么？”

“你说呢？”“哗啦！”黑影顶弹上膛。

“你是田望鹿？啊……老田啊，你……你这是怎么了？”冉寒春听出是田望鹿的声音，便故作镇定地问。但冉寒春握着电话筒的左手一直在颤抖，右手摸索着想拉开抽屉。那里有一只配枪。

“别动！”田望鹿厉声喝道。

“老田，你……你这是什么意思？”冉寒春颤颤地问。

“你既然不给我活路，我死也要拉你垫背！”

“别……”冉寒春话音未落，“啪！”黑洞洞的枪口冒出蓝色火光，一颗子弹射向他的脑门……

“不——”冉寒春一声大叫，猛地坐了起来，两只眼睛睁得差点突了出来。

“怎么了？”被惊醒的老婆迷糊着问。

惊魂未甫的冉寒春大口喘气，擦着豆大的汗珠说：“没事，做了一个噩梦，你睡吧。”看了一下墙上的钟表，已是清晨五点半钟。冉寒春颤颤巍巍地下床，掀开厚重的窗帘，迎着一缕阳光，拉开了玻璃窗。三月时令，寒气依旧逼人。他不由得裹紧睡衣，贪婪地呼吸着扑鼻而来的清新空气，远眺小区广场，澎湃的心潮许久才平息。广场上太极方阵已经拉开。他一直保持练习太极拳的习惯，此刻他却没有任何兴致。回忆刚才的噩梦，昨天下午发生的一



幕挤进了他的脑海。

昨天下午五点钟左右，冉寒春正在办公室审核政治部副主任白冰呈送的人事任免草案，主管监管改造的副局长田望鹿突然造访，说有事商量。他笑吟吟地请田望鹿就座。田望鹿也不客气，自己倒了杯水，便一屁股陷进真皮沙发里。田望鹿指间的香烟差不多烧了半截，屋子里已是烟雾缭绕，却半天不开口说话。冉寒春低头斟酌着人事名单，耐心等待沉默的副局长开口。一阵轻微咳嗽后，冉寒春站起身，推开窗户，放出屋里聚集的浓烟。

“我说老田，有什么事？说吧！”冉寒春亲切地问道。

“冉局长，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一个常识性小问题。”田望鹿将另半截香烟狠狠地戳进烟缸里，说道。

“老田，你客气了，有什么事情尽管说啊。”冉寒春说。

田望鹿喝口水滋润了喉咙，说：“我是主管监管的，对管教口子的监狱领导干部的考核和任免应该还是有一定的建议权吧。”

“没错，这是当然啊！我可没有剥夺你的权利哦，老田你可不能开这种玩笑。”冉寒春说道。

“你免去戴学习的职务和我商量了吗？”

消息传得真快，冉寒春心里嘀咕了一下。田望鹿关心的对象是金狐监狱分管监管改造的副监狱长。“哦，是为这事啊？”冉寒春给田望鹿满上水，比邻而坐，说，“免去戴学习职务尚处于商议当中，议案我也是刚拿到手，开局党委会前我还是要和你商量的。再说，到时候会上还得有你一票呢，你心急了啊？”

“你……”田望鹿被噎住了，心里诅咒道：你冉寒春是笑面虎一点没错，吃人还带着笑。

说冉寒春是一只狐狸是有渊源的。

冉寒春任金狐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以及监狱局狱政处处长之前，都是在田望鹿的麾下。那时，田望鹿对业务出众、百依百顺的冉寒春甚是欣赏。不到两年，冉寒春就被提拔为副局长，与常务副局长田望鹿处于同一方阵了。当时因为田望鹿不想退让监管口子，冉寒春就被安排分管工业管理。那个时候的冉寒春对他这个老上级还是谦恭有加的，不像如今这种“十年媳妇熬成婆”的扬眉吐气。当叶野从局长位置上让出，被提拔为司法厅长时，觊觎局长位置多年的诸多副局长们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起来。



当时，田望鹿私下问冉寒春：“小冉，你说这局长的位置该谁坐呢？”

冉寒春摸了摸脑袋，回答：“论资格，那肯定是您田副局长；论水平嘛，那就谁也不服谁啦。”

冉寒春的前半句，田望鹿听得舒坦，后半句钻进耳朵里，就不是滋味啦，可是又质问不得，毕竟冉寒春已经是副局长了。但他并不认为羽翼尚未丰满的冉寒春会对他构成什么威胁。他找到了叶野。叶野说：“局长人选不是哪个人说了算的，我这个厅长说了也不算，要公推，全面考核才能定。”他说：“我田望鹿干革命几十年，成绩斐然，做个局长难道还不够格吗？”叶野说：“如今提拔干部不是光看你资格有多老，而是要看综合素质。但我也并不认为你望鹿同志素质达不到，只是年龄杠杠首先就把你挡在局长门槛之外了啊。”原指着监狱局头把交椅的田望鹿顿时泄了气。他开始琢磨在副局长中谁有可能坐上监狱局第一把交椅，排来排去，就是漏掉了冉寒春；因为冉寒春资格最嫩，也没靠山。局长人选名单公示时，让田望鹿大跌眼镜的是，偏偏就是冉寒春。他忍不住去问叶野。叶野说：“不说别的，你看他在监狱系统的名气，你我都望尘莫及。”

“什么名气啊？”田望鹿问。

“你呀，真是孤陋寡闻。他可是全国监狱系统数一数二的监狱学科带头人，发表的那些论文就像雪花一样，随处可见。你一个主管监管的副局长，连这都不知道？你是该被淘汰了！”

田望鹿说：“不就是几篇文章吗，我也有很多论文啊。”叶野说：“你肚子里有多少墨水唬别人还成，你还能唬得了我？你的大名画得像狗爬，谁相信你的论文是你写的。”他不服气地说：“冉寒春的论文就不是秘书代笔的？”叶野说：“寒春同志的文章是不是出自他本人手笔，我虽不能百分百地肯定，但是很多东西都是让人看在眼里的。何况他的作品多，算是名扬全国监狱系统的啦。”

“望鹿同志，回去多练习签名，画了大半辈子，怎么就没长进呢？”叶野说。

回去后，田望鹿闲的时候真的练习签名，甚至还叫办公室的秘书替他寻找艺术签名样本。

公示期间，冉寒春像没那回事儿，仍正常上班下班。其他几个副局长和下面一些处长则开始行动起来，罗列材料，抵制冉寒春当选。消息走漏

到冉寒春那儿，他却说：“大家提我的意见，说明我过去的工作没做好，能力尚需加强，是好事嘛！”

田望鹿自己没戏，就掂量着谁当局长对自己有利，既然冉寒春有九成把握做局长，那他何必做那个恶人？所以有人联络他整冉寒春的材料时，他就装糊涂。记满了冉寒春不是的文字的省委组织部调查考核人员一走，田望鹿便安慰冉寒春：“你还年轻，机会还会有的。”冉寒春恭敬地回答：“感谢田老的关怀！”

没几天，任命下来，田望鹿更是瞠目结舌：冉寒春涉险过关，升为监狱局党委书记、局长兼政委。事后，田望鹿听到一个传闻，说冉寒春之所以能冲出重重险关爬上局长位子，是得力于他一个在省委组织部任职的同学鼎力相助。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说冉寒春没有靠山是大家低估了他。大家都说冉寒春是金狐监狱蹿出来的一只狐狸。

冉寒春上任后采取了一系列动作，局里的同仁背地里赠送他一个雅号：笑面虎。田望鹿也逐渐领教了笑面虎的手段，大部分副监狱长被冉寒春以各种理由免职和调换，其中有他的门生和关系户。他也曾抗争过，结果却不太乐观。一提起人事任免这根筋，他对冉寒春就恨得咬牙切齿。

戴学习是田望鹿一手提拔的，可谓得意门生，关系密切，今天冉寒春要削去他学生的职务，他是心急如焚，被冉寒春反将一军，反而冷静下来：“冉局，就算是我心急吧。我个人认为免去戴学习的职务是不妥当的，也可以说是失公允！”

“是吗？老田，说说看你的理由？”冉寒春颇感意外，竖起了耳朵，说道。

“仅凭几封举报信就将他免了？哪天有人举报你冉局长，上面就免去你的职务，你服气吗？”

说实话，任局长至今，局里仍有一些同事不服冉寒春，但当面言语冒犯他的，也只有田望鹿一人。但是冉寒春并不诧异，耐心解释道：“老田啊，任免是一件大事，不可儿戏。免去戴学习的职务不是一两封举报信那么简单的，而是……”

“够了！”田望鹿抬高了嗓门，“如果将戴学习免了，那你索性建议厅党委将我也免了吧！”他扔掉刚从烟盒里取出的香烟，摔门而去。

冉寒春第一次见到田望鹿发这么大火。他望了望那扇门，托起腮帮，怔怔地看着那份议案。

“我说你是怎么啦，傻乎乎愣着？”老太婆的声音突然打断了冉寒春的回忆。

说是老太婆，其实也不过刚过半百。岳母七十多了，皮肤光亮，精神矍铄，丝毫没有古稀之年的枯竭。因为遗传，老伴儿的容颜尚停留在四十五岁的年龄上。她说：“老头子，你今天不晨练么？”冉寒春摆摆手说“不了”，刚拿起牙刷，思绪又回到了昨天。

田望鹿走后，冉寒春对白冰说田副局长坚决反对免去戴学习的职务。白冰颇为惊诧，赶紧声明他没有向任何人透露一点消息。冉寒春平静地说：“议案迟早要和每个党委成员见面的，没有保密可言。你说戴学习削职后摆到哪里？”白冰说：“不能再放在金狐监狱了。”冉寒春漫不经心地说：“白主任，你等于没说哦。”白冰立刻说：“冉局，将他放到麒麟监狱可以吗？”冉寒春思量后默然拿起座机，拨通了纪委书记萧红旗的电话。

三人正商议着，兄弟省监狱局长带队的参观团突然抵达，商讨一事只好暂时搁到一边。

晚上十点多钟，叶野厅长来电话询问起任免一事。冉寒春皱了皱眉头，但是很快又舒展开来，恭恭敬敬地回答了厅长的询问。叶野首肯了冉寒春的做法，但建议他和党委其他成员讨论讨论，也不妨尊重一下田望鹿同志的意见。放下电话，冉寒春自言自语着：“一个小小副监狱长的变动竟会捅到厅长那里去啦！呵呵，能量不小，也大有名堂啊！”

“喂，老头子，你又发什么呆啊？”老太婆吆喝道。

“哦，来了。”用完早餐，冉寒春就赶往监狱局。

2

短暂的早会一结束，冉寒春的视线就锁定了已挪出会议室门的田望鹿：“老田，今天有一个参观团想请你作陪。”

田望鹿慢腾腾地回过身，望着冉寒春，慢条斯理地说：“冉局，我身体不舒服，想请个假。”

“行，那你就在局里坐镇吧！”冉寒春带着监狱局一行人陪兄弟省代表团，首选参观的单位是玉兔监狱。走出高墙，来参观的那位局长留意起了



年轻的监狱长乔颖尔。冉寒春说：“监狱长三十出头，主持工作已经有四个年头了。”来参观的那位局长说：“你冉局长用人还真有气魄啊。”冉寒春笑而未答。

送走参观团后，戴学习的事情又填满了冉寒春的脑子。

前些日子，局纪委接到了几封检举信，信里检举了戴学习的执法问题以及衍生的经济问题，没有署名，却言之凿凿。萧红旗及时向冉寒春汇报了情况。按照常规，接到举报信，局里就会组成调查组秘密调查核实，或者干脆采取双规手段。但对于戴学习的处理，冉寒春始终有着顾虑。昨天田望鹿的激愤，冉寒春不能不慎重待之。

在紧急召开的党委会上，冉寒春提议将戴学习从金狐监狱调任白马监狱副监狱长，分管后勤工作。

戴学习保留职务？田望鹿愣了愣，心情陡然舒坦多了。

萧红旗首先赞同局长的主张，白冰看着原议案脑筋一时转不过弯。通过议案后，冉寒春说调动归调动，调查还须得进行，由纪委和政治部组成联合调查组调查案子，会后即刻行动。

“还是要调查戴学习？”田望鹿不自在地扭了扭身子，瞟了冉寒春一眼，嘴里嘟囔了一声，便旁若无人地走向自己的办公室。

冉寒春端坐在圆桌边，平静地目送田望鹿，顿生异想：急于回办公室的老田会不会立刻向戴学习通报处理结果？回到办公室，他让白冰立刻向金狐和白马两家监狱党委书记通报，责令戴学习今天赶到局里接受任免令。他就戴学习的处理向叶野做了汇报。叶野却说：“昨晚我是随便问问的，你不必向我汇报的。”

放下电话，冉寒春仰在大班椅上伸展双臂，刚要打哈欠，一阵手机铃声将他的哈欠压回腹腔。他不禁埋怨道：“谁呀，打哈欠的机会也不给？”抄起电话气就不打一处来。“什么事？小晟。”

“我想见老爸，您今晚什么时候回家啊？”冉晟说。

没容冉寒春给儿子回话，白冰却插进了电话：“冉局，戴学习说他在发烧，明天才能赶到局里。您看……”

“明天就明天吧，他有病，我们总不能不讲人道吧。”装病？如果是，这正说明他戴学习有鬼！冉寒春心里嘀咕了一声后，继续与爱子的对话：“你早点到家帮帮你妈妈。不要像个公子哥，什么家务事都不做。”

“老爸，您知道的，我在公司忙得像台散了架的机器，回到家哪有精神帮妈妈啊！”冉晟说。

冉寒春踏进家门，冉晟已经在客厅恭候了。冉寒春伸头望了一眼在厨房里忙碌的老太婆，说：“你难得回家一次，都不帮你妈妈，你有那么累么？把我的话当作耳边风？”

“哪儿啊，妈妈不让我做，老爸您冤枉我了！”冉晟说。

“哼！找借口。”冉寒春接过儿子泡好的茶，问起儿子公司的经营状况。

“经过几年的打拼，公司已经走上良性轨道，您老是知道的，不过最近生意受大环境影响，经营业绩不尽如人意哦。哎！”冉晟说着叹了口气。

“哦，没关系，只要没破产就行。小晟你都经营什么？”冉寒春淡然地问。

“您是我父亲吗？”冉晟瞪大了眼睛，说，“谁不希望自己儿女发财？您倒好，对我的要求是不要破产，连我经营的项目都不知道。”

面对爱子的不满，冉寒春心存内疚。儿子大学毕业时，说害怕官场，不想进公务员行列，也不想出国，打算开一家公司。儿子的公司开张了。当天他在局里忙着，突然想起开业大喜，急赴现场。司机不了解局长的贺喜对象，递来两千元，说：“人家开业，局长您不能空着手吧。”他笑着拒绝了。儿子见父亲只身前来，再看着自己冷清的开业典礼，翻了翻白眼，将父亲晾到一边。冉寒春刚端上杯子，接了一个电话，他连招呼都没打就上了车。儿子回去跟妈妈诉了半天苦。老婆忍不住回头说了他一顿。他只是笑咪咪地看着报纸。儿子的公司，他就去过那一回，儿子经营如何，他不问，儿子也不说，偶尔老婆当二传手。儿子难得回家一次，可以想象到儿子创业的艰难，但在局长位置上的他却不能伸手帮他。儿子今天发难，隐藏心底深处的负疚感油然而生。

“小晟啊，你今天有事找老爸，是不是啊？不要拐弯抹角，有话直说，看我能不能帮你。”

冉晟瞪大了眼睛，说：“您老没说错吧！”

“你不相信？哈哈！那你是不给老子机会了哦？”

“爸，我就相信您一次。”

“什么什么？儿子你等等，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我哪回骗了你？”

“老爸，最近公司陷入了困境，我想请您老拉我一把。”

“啊，需要资金？”

“资金我需要，但我更需要的是业务，养着那么多闲人，没有业务不行啊！”

“哦，小晟，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了。”冉寒春明白爱子是想通过局长老子将经营目标伸进监狱系统。监狱系统生意好做，很多人削尖了脑袋与监狱建立业务关系，监狱系统业务量大，利润高。不说其他的，就拿一个监狱的犯人的柴米油盐来说，几分到几毛钱的差价，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数千号犯人，一天三顿，累积起来的利润也是惊人的。其实，无需他首肯，只要儿子扛着局长老子的大旗，随便到老子管辖的哪个监狱，监狱党委书记都会亲自接待，并会从别人碗里分一杯羹去满足儿子的要求。儿子并没有这么做，他认为儿子还是很争气的，至少是支持他的。今天儿子开了口，一定是心急如焚所致。

望着爱子，他带着愧疚诚挚地说道：“小晟，你别急啊，你先听我说。权力应该是社会公共配置资源，一旦被个人使用，就会造成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平，这个道理你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也懂。只要我点了头，你会得到你所需要的一切；但是，这个忙老子帮不了你，请你理解！”

“爸，我知道您会拒绝我。我想说的是，我们的干部都像您这么清廉，那就不会有那么多贪官被杀头，被关进你们监狱了。”冉晟腾地站起身，拿起皮包就走。

“小晟，你……”冉寒春蒙了。

“老爸，您还能做几年官？您难道不想为自己留点养老金吗？”冉晟回头又砸下一句。

“老子还有退休金，不要你为我操心！”冉寒春的血直往脑门上冲去，抹去了笑面突然吼道。

“父子俩能见上几次？见了就吵，真是的！儿啊，你不吃饭啊？”老太婆闻声跑出厨房，可冉晟已怒气冲冲地离了家。

“我说错了么？”冉寒春顿时消了气，搓着手，对老伴说，“我还没问他的个人大事呢。你知道么？”

“我忙得屁股落凳的工夫都没有，哪有时间问他？好不容易盼到儿子回家，你倒好，将他气跑了，我也懒得理你！”老太婆抖抖围裙又钻进厨房，将冉寒春一人撂在冷冷清清的客厅里。

3

母子俩都不给他好颜色，冉寒春的心情一夜都没好起来。翌日清晨，清新的春风仍没吹散积郁一夜的阴云，但冉寒春见到一人时，如春风化雨，郁闷在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当时，一张美不胜收俊俏的脸蛋从门外冷不防地全献给了冉寒春。他略显迟钝，对方立刻腼腆，红霞四射。

“人面桃花。”冉寒春脱口而出。

“冉局长，请您签个字。”田翘雅说。

“哦，好的。”冉寒春坐到门边的沙发上，飞速地在文件上签了字。

“谢谢冉局！”田翘雅接回文件就走。

“小田，你多大了啊？”冉寒春有点冲动。

“二十五岁。局长，您还有事？”田翘雅忽闪着大眼睛。

“没……你去吧！”冉寒春欲言又止。

田翘雅消失在门外，冉寒春两臂环抱，望着眼前的办公桌。抽屉里有一张父子两人合影，见者都说照片里的小伙子非常帅气，他嘴上说过奖了，其实心里甭说有多高兴了。遗憾的是，儿子至今孑然一身。回想起昨晚父子交战的情景，他掏出了手机。

“爸，您有什么吩咐？”半天，儿子才接他的电话，声音非常冷淡。

“小晟，爸爸不是不想帮你，而是真的不能利用职权帮你，希望你能理解爸爸的苦衷。”冉寒春说得非常诚恳。

电话那头无声无息，静得像是没人在听。

“小晟，小晟，你在听爸爸说话吗？”

“爸爸，我不想听您的解释。从小到大，您给我灌输的道理还少吗？没事我就挂了。”

“你别急着挂电话，我还有事问你。你个人的……”冉寒春慈祥地问道。

“婚姻？您别操心了，我会把握机会的。我有事，爸，下回聊啊。”冉晟不容分说挂了电话。

儿大不由娘，一点没错，儿子翅膀硬了，是好事，但是父子间的隔阂却越来越大了，情况不妙呀。冉寒春正苦笑着，白冰的电话打了进来：“冉



局啊，戴学习来报到了，可他不在状态。”

“戴学习有情绪？你和他好好谈谈。”作为金狐监狱原来的一把手，冉寒春对戴学习还算是有所了解的。这个年轻人工作勤勉，言语少，机灵乖巧，在冉寒春调局里一年后，他由副科长被提拔为狱政科长。

据说，田望鹿对他很赏识。所以说，提拔戴学习与田望鹿不无关系。听说要免去戴学习的职务，田望鹿焦虑不安，可以说是舐犊情深，至于还有没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瓜葛，他冉寒春暂时还不能妄下结论。所以，在没有核实举报内容的情况下，冉寒春还是决定先调离当事人，但并不是慑于田望鹿的淫威。

冉寒春旋即联系已经开赴金狐监狱的萧红旗，语重心长地提醒萧红旗做好经受各种考验的心理准备。得到萧红旗铿锵有力的保证，冉寒春才满意地放下电话。萧红旗刑侦出身，工于谋略，在基层从事狱内侦查，因屡屡破获狱内重大案件被提拔为副监狱长，又因与主管监管的副局长田望鹿有分歧，差点被免职。冉寒春担任监狱局一把手后，调他到局里担任纪委书记。冉寒春承认将萧红旗调离监管位置有点可惜，萧红旗本人也不大乐意，但是相对于以往让搞政工的干部分管纪委来说，将萧红旗的智慧用于民警违纪违法的调查上是更为明智的选择。再说，由厅长叶野领衔的监狱局代表团将到法国几家监狱观摩学习，他和副局长田望鹿都在出行之列，萧红旗轻装上阵，一定会有所斩获。

然而，冉寒春没想到的是，负责办理出国手续的同志说田副局长身体欠安，主动要求让出考察名额。

冉寒春心里咯噔了一下，说：“如果时间还来得及，那就让宣教处长顶上去。”

此次出国，冉寒春不是没考虑监狱学科领头羊宣教处长，当初宣教处长主动要求将名额留给其他没有出过国的同仁，他也就遂了宣教处长的心愿。

“田望鹿突然改变主意会不会是与调查戴学习案件有关呢？”冉寒春喃喃自语道。